

阿城

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上海三联书店

阿城

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 阿城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4

ISBN 978-7-5426-6473-0

I . ①闲… II . ①阿…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6811 号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阿城 著

责任编辑 / 杜 鹃

特约编辑 / 黄平丽

装帧设计 / 陆智昌

内文制作 / 陈基胜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90 千字

图 片 / 1 幅

印 张 / 7.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473-0/I.1448

定 价 /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阿城

本名钟阿城，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

杂家，文字手艺人。

理想国·阿城作品

棋王

闲话闲说

常识与通识

威尼斯日记

特约编辑 黄平丽
责任编辑 杜鹃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1780.7

漫画像，1985年

说明

此书是我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间
历次有关题目的讲谈集成。

目 录

- 1 自序
- 5 闲话闲说

附录

- 195 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
再谈《闲话闲说》

自序¹

《闲话闲说》是一个讲谈系列，“中国世俗与小说”乃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另外的话题，例如讲玉，例如讲饮食，例如讲孔子，例如讲营造，例如讲电影电视，例如讲晚明晚清，等等等等。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是许多次讲谈的集成，场合多样，有的是付费演讲，有的是朋友间的闲聊。讲谈的对象很杂，他们或是专业知识分子，或是凡人朋友等等，总之都不是写小说或研究小说的人。工作之余，他们有时用小说消遣一下，没有洁癖，读得很杂。

1 此篇为一九九八年作家出版社版本的序言。

或许可以用法国人罗兰·巴特在《S/Z》中使用的阅读方法，他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沙拉桑》分为五百六十一个“阅读单位”，九十一个“枝节”，批评比原小说多出五六倍。我不怀疑听众和朋友们经过训练，都有能力这样来读小说，可是我知道，对听众演讲和与朋友闲谈，我们共通的知识财富是世俗经验。

世俗经验最容易转为人文的视角。如此来讲，最宜将理论化为闲话，将专业术语藏入闲说，通篇不去定义“世俗”，使听者容易听。

小说出版常会有事件，消息登在报纸杂志的社会版，有促销的作用，例如《废都》，例如先锋文学，例如王朔，例如“稀粥”，例如“女人”，将当场的随问随答收集起来，态度是批点。在不习惯批点的人听来，会认为是褒贬。

出版社对简体字版有所修改，好事者不妨将之与繁体字版对对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这个话题，恐怕很难说清。

一个人能历得多少世俗？

又能读得多少小说？

况且每一篇小说又有不同的读法。

好在人人如此，倒也可以放心来讲。

放心来讲，却又是从何讲起？

世俗里的“世”，实在是大；

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样百出。

我因为喜欢这花样百出，姑且来讲一讲看。

不妨从我讲起。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

按共和国的“话语”讲，我是“旧中国”过来的人，好在只有半年，所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无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现在兴讲“话语”这个词，我体会“话语”就是“一套话”的意思，也就是一个系统的“说法”。

在共和国的系统里，“历史问题”曾经是可以送去杀、关、管的致命话语，而且深入世俗，老百姓都知道历史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我取名叫个“阿城”，虽说俗气，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几年后去乡下插队，当地一个拆字的人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

回头来说我出生前，共产党从北平西面的山上虎视这座文化名城，虽然后来将北平改回旧称为北京，想的却是“新中国”。

因此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城市出生的许多孩子或者叫“平生”，或者叫“京生”，自然叫“建国”的也不少。一九五六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里重名的太多，只好将各班的“京生”“平生”“建国”们调来换去。

大而言之，古代中国虽有“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分，但两千多年是“郡县”的延续，不同是有的，新，却不便恭维。

虽然本无新旧，一旦王朝改姓，却都是称做“创立新朝”，那些典礼、手续和文告，从口气上体会，姑且算它做“创立新中国”吧。

次大而言之，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若将“郡县”改为“君主立宪”，也就真是一个新中国，因为这制度到底还没有过，可惜未成。

这之前四年的甲午战争，搞了三十年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日本军舰刚刚换了新锅炉，节速比北洋水师军舰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实力。被动开战，则我旧中国人民不免眼睁睁看到了清廷海军的覆灭，留学英国回来的海军军事人才的折损。

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要大，因为日本二十四年前才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

“戊戌”之后清廷一九〇〇年相应变法，废除科举，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改定官制，准备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经容闳上议，清廷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费留学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学成回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容闳自己则是一八四七年私费留学美国，入了美国籍，再回上海做买办。曾国藩委派他去美国买机器，他则建议清廷办合资公司。

你们看一个半世纪之后，拿了绿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有“古典”可寻的。